

## 第九十四章 監天察地不肯退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那又如何，隻是四個字，然而從這位君王薄而無情的雙唇裏吐露出來後，卻像是給整間禦書房加上了一層又一層的冰霜氣息，無限無盡無度的寒冷就這樣無由而生，僵冷了所有的玻璃明窗，紅木矮幾，青色室內盆栽，似乎有肉眼看不見的白霜，正在這些物事上麵蔓延著，然後一直蔓延出去，將整座冷沁沁的皇宮都籠罩了起來，讓冷變成了凍，寒意甚至直刺上天，襲向東方遙遠天邊的那幾團灰灰烏雲。

雲朵就像是受驚的小動物一樣，受此寒意一激，身體整個急整縮小了起來，打著寒栗，顏色漸深，不得已的擠出了一些萬裏雲霧間深深藏著的濕意。

濕意凝為水，凝為雨，緩緩自天上飄落。灰沉沉的京都，皇宮，所有已經醒來的人眯著眼向著天上那朵雲望去，这才知道，初秋的第一場雨終於落了下來，天氣馬上就要轉冷了。

然而慶帝身上的寒意並不是欺天壓地，沒有絲毫縫隙的一塊，薄薄的雙唇的顏色並不怎麼好看，心意當中依然留下了一抹餘地。陳萍萍坐在輪椅上，靜靜地看著這位自己服侍了數十年的主子，靜靜等著對方的下一句話。

若慶帝對於當年的事情從來沒有絲毫負疚之意，他的內心深處根本沒有那麼一絲隱痛，絕情絕性若真到了極致，那麼他便是世上最沒有缺點的那個人。無論是誰站在這位君王的麵前，都會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臣服之意，敗退之意。而不會像陳萍萍這樣冷漠地看著他。

陳萍萍的眼角耷拉著，如果皇帝陛下真是心如千年寒冰，那又何必說出那四個字來？雖然是最寒冷的四個字，卻依然是字句。

皇帝就是不服在陳萍萍的心目中，他比不上葉輕眉。所以他這才真正的憤怒。

“葉輕眉對於陛下您來說，依然不可能是一位路人啊...”陳萍萍幽幽歎息著。雙眼掠過皇帝陛下的肩頭，望向禦書房後地那方牆，直似要將這堵牆望穿，一直望到某張畫像之中。

皇帝陛下笑了起來，笑容很清淡，很冷漠，很自嘲，很傷痛，很複雜。他沉默了很久之後說道：“朕不想提過去的事情。”

“為什麼不提呢？”陳萍萍眯著眼睛看著他。“是覺得她太過光彩奪目，已至於完全壓過了陛下你地驕傲，所以你一直從心裏就覺得不舒服？”

皇帝微嘲一笑，沒有解釋什麼，隻是說道：“小葉子從來就不是一個喜歡拋頭露麵的人。”

“原來您也知道。”陳萍萍嘎聲笑了起來，尖沙的聲音裏挾著一絲漸漸濃起來的怨毒，“你究竟有什麼容不得的？”

“朕容不得。還是這個天下容不得？”皇帝緩緩抬起頭，直視著陳萍萍的雙眼，十分冷漠肅然。“或許你們這些人，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。”

冷漠的聲音到此戛然而止，很明顯慶帝根本不想談論任何有關當年的事情，哪怕是麵對著陪伴了自己數十年的夥伴，哪怕是在這樣地局麵下。他依然強悍地保有著自己心裏的那塊冥土。不願意去觸碰。

然而陳萍萍今日歸京赴死，為的便是要撕開這個中年男人。這個看似強大到無可抵抗的男人心中那塊隔絕千裏萬年的紗，露出對方心裏可能存在的那抹傷口，如此方能讓對方虛弱！

陳萍萍盯著慶帝的雙眼說道：“是太後地大不喜，是王公貴族強大的反彈，還是你的驕傲，讓你做出了這樣一個冷血無情地決定？”

慶帝一臉漠然，沒有回答他的問題，但是眼瞳卻是漸漸空蒙，焦距不知飄向了哪裏，冷冰冰地轉了話題：“那是什麼促使你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決定？你是個閹人，難道也會喜歡女人？”

“閹人啊...”陳萍萍緩緩垂下眼簾，說道：“先前就說過，誰對我好，我便對誰好，她對我的好，我一直牢記於心。

她死的悲哀，想必也死地疑惑，我守了這幾十年，就是想替她來問問陛下你。”

“莫非朕對你不好？”慶帝目光在陳萍萍蒼老的麵容上輕輕一拂，淡淡說道：“朕賜予你無上榮光，朕賜予你一般臣子絕不會有地地位，朕賜予你...信任，而你，卻因為一個已經死了二十年的女人...要來問朕？”

陳萍萍似笑非笑地望著皇帝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她待我好，是像朋友一樣待我，陛下待我好，是像奴才一樣待我，這能一樣嗎？”

皇帝揮了揮手，有些疲憊，不想說這個根本沒有答案的問題，人生在世的遭逢總是極為奇妙的，尤其是慶國當年的這些夥伴們，彼此間的糾葛，隻怕再說上三日三夜也說不清楚。

陳萍萍卻在繼續說：“我隻是誠王府裏的太監，她卻從來不因為我的身體殘缺而有絲毫不屑於我，她以誠待我，以友人待我...啊，這是老奴這一生從來沒有享受過的待遇，在她之前沒有，在她之後也沒有。”

他忽然微笑著說道：“好在範閑還比較像她。”

此時安靜的禦書房內，範閑這個名字顯得格外刺耳，一直以強大神保持著冷漠的皇帝陛下，聽到範閑這個名字的時候，眉頭也極為細微地皺了皺。

“關於小葉子為慶國，為李氏皇族，為我們這些人做了些什麼事情，我不想再說了。”陳萍萍有些疲憊地歎了口氣。是的，過往的事情不需要說，其實都是蘊積在這些夥伴的心裏腦間，誰都不會刻意記起，但誰都不會忘記。

他的聲音微顯尖銳。說道：“是的，當年你初初登基，朝政不穩，要推行新政，著實反彈太大。我掌著地監察院監督吏治，也讓整個京都都有些不穩的動靜。再者，太後一直很忌憚那個不肯入宮的女人，尤其是當她發現那個女人對陛下你的影響力，更遠在她之上時！皇後那個蠢女人剛剛嫁給你不久，更是不清楚，為什麼你天天不在宮裏呆著，卻要去太平別院爬牆！”

“葉輕眉幫你都幫到了，在澹州的海邊，她曾經許過地畫卷也漸漸展開。老葉家已經在閩北修好了三大坊，慶國的根基已經打地牢牢實實，她似乎對於陛下再沒有任何作用，相反...她卻是朝廷宮廷裏最不稳定地那個因子，如果按照她的畫卷走下去，慶國將不會是今日地慶國，而陛下你。卻是根本不可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，更遑論在過程之中，你可能要得罪全天下地官員士紳。”

陳萍萍雙眼微眯。微尖嘲諷說道：“要立不世之功，便需有不世之魄力，你卻沒有這種魄力，你也根本不想舍棄你已經擁有的一切，隻要葉輕眉死了。你享有她贈給你的一切。卻不需要承擔她所帶來地任何危險。”

“一千個理由，一萬個理由。就算你有無數個理由，因為這把龍椅，因為這個國度，因為你自己地野心，去殺死她。”陳萍萍抿著唇，不屑地搖著頭說道：“可是這個人是你，你沒有任何資格去做這件事情。”

慶帝的眼神依然一片空蒙，就像是根本沒有聽到陳萍萍直刺內心地句句逼問，隻是緩緩說道：“靖王府裏還留著當初的文字，想必你還應該記得清楚，似她那樣背離人心地奇思異想，雖則美妙，卻是有毒地花朵，一旦盛開在慶國地田野裏，隻怕整個慶國都將因之而傾倒。朕身為慶國之君，必要為天下百姓負責。”

“朕這一生，最是惜那女子。”皇帝陛下轉頭冷漠地望著陳萍萍，“朕比天下任何人，更惜那女子。”

“和百姓有什麼關係？小葉子是個什麼樣地人，陛下和我都很清楚，她從來不是一個空有想法而無力付諸實踐地人，她所說地話，留下地字句，或許隻是她想留下地東西。”陳萍萍冷冷地看著皇帝，“而你，卻是被那些可怕地想法所驚煞住了，陛下你忽然發現，你忽然發現她地想法，對於這把椅子有太大地傷害，就算她現如今不做，但她留下地火種，說不定什麼時候，就會把這把外表光鮮，實則腐爛不堪地椅子燒成一片灰燼。”

“腐朽地椅子？”皇帝怪異地笑了起來，看著陳萍萍說道：“朕沒有想到，你這條老狗，居然還是這樣一個人物。”

陳萍萍沒有應話，隻是咳了兩聲後，繼續無力說道：“陛下，您何必解釋那麼多，還不若先前那四個字...您隻是貪戀這把椅子，你有太多地雄心壯誌，或者說野心要去踐酬，你怎麼能夠容許有人可能危害到這個過程？又說回最先前，您隻是...不可能永遠讓一個女人隱隱約約地壓製著你。”

聽完這番話，慶帝沉默了許久，不知道這算是默認，還是在思考著自己當年最隱晦地內心活動，許久之後，他冷漠開口說道：“朕便有任何野心雄心，難道不是她給朕地？”

“朕當年隻是誠王府的一個不起眼地世子，雖然心有大誌，憐民甘苦，想改變這戰亂紛爭地一切，但朕又有何德何能去實現這一切，甚至去夢想這一切？”皇帝微嘲說道：“是她，是你，是範建，是所有所有地人，讓朕一步步走到了

龍椅之上，擁有了夢想這一切，實現這一切的可能。”

慶帝的目光尖銳了起來，聲音沉穩了起來，大了起來，微厲說道：“朕既然坐上了這把龍椅，就要完成當年的想法，不論是誰，也不要試圖阻止這一

“當年的想法？”陳萍萍望著他，冷漠說道：“陛下您還記得我們當年的想法？”

“朕知道你這老狗想說什麼。”皇帝坐在軟榻之上，兩袖龍袍如廣雲展開，整個人的身上浮現出一股強大而莊嚴的氣息，如雲間的神祇。沉聲說道：“朕要打下一個大大地江山，一統整個天下，讓三國億萬百姓再不用受戰亂之苦，千秋萬代，難道這不是她的意願？”

慶帝的聲音漸漸高了起來。帶著一聲陰寒看著陳萍萍：“許久未曾像今日這般談話了，朕才發現。原來你這條老狗，居然還是個悲天憫人的角色，但你不要忘了，朕才是慶國的皇帝，朕根本不在意當年地約定，也不在意曾經背離了什麼，但朕...在意她，朕答應她的事情，朕一件一件都在做。所以...不論是你還是範建，哪怕是她從陰間回來，問朕這數十年地作為，朕都可以不屑地看著你們說，隻要朕才能做到這一切！”

陳萍萍陷入了沉默之中。

“她是一個神秘的女人，但她畢竟是個女人，她很幼稚。隻是朕沒有想到，原來你也很幼稚。”皇帝緩緩的閉上了雙眼，隻有那雙薄薄的嘴唇在微微開啟。話語寒意十足，“治國不是扶花鋤草，不是靖王那個廢物天天自怨自艾就能行了。身為君王，為了達成目標，死任何人都可以。”

“死任何人都可以。”

“所以她死了。”陳萍萍在輪椅上佝僂著身子。憂傷說道：“所有慶國內部的亂因都可以死。比如皇後，比如長公主。比如太子，比如很多很多。但我隻是不明白，如今的慶國和以前的慶國又有什麼區別？這天下和二十年前的天下又有什麼區別？陛下你說你才是世間被選擇的那個人，所以為了你地目標，你可以犧牲一切，但如果有一天輪到你被犧牲，你會不會願就此慨然而赴。”

“朕...必將是天下之主，人間之王。”慶帝冷漠說道：“有朕一日，這天下便會好過一日。”

“依然是個虛名罷了。”陳萍萍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陛下你精力過人，明目如炬，慶國吏治之好，前所未有，但你死後怎麼辦？人總是要死的。”

旋即這位坐在輪椅上的老跛子揮了揮手，淡淡說道：“你死後哪怕洪水滔天，我忽然想到這句話，我忽然想到這句話問的有些多餘，陛下，我還是高看了你一層，你終究隻是一個被野心占據了全部身心的普通人，不論是大宗師，還是一代帝王，依舊逃不過這一點。”

皇帝並不如何憤怒，隻是望著他淡淡說道：“至少朕當年答應她的事情，一件一件地在做了。”“是嗎？老奴臨死前，能不能聽陛下講解一二，能讓我死的也安心些，就當陛下給老奴最後地恩典。”

皇帝注意到了陳萍萍唇角的那絲譏諷之意，不知為何，這位君王的心底忽然顫抖了一絲，生起無數地怒意，大概身為帝王，尤其是像他這樣的帝王，最不能忍受的，便是被人無視或者刻意輕視於這一生在這片大陸上所造就的功業。

他深深地吸了口氣，閉著眼睛，緩緩說道：“朕不需要向你這閹賊解釋什麼，待朕死後，朕自然會一件一件地講給她聽。”

“陛下您死後有臉去見她？”陳萍萍今日完全不似往日，人之將死，其心也明，其誌也雄，當著這位天下第一強者的麵，他冷漠而刻薄地刮弄著對方地心，“聽說在澹州海畔，你曾經向範閑解釋過這所謂...一件一件地事，您是想安慰自己，還是想通過範閑，讓冥冥之中的她諒解你？”

這句話很淡然，卻恰好刺中了慶帝地心。慶帝睜開雙眼，眼中依然是那片怪異的空蒙，麵色卻有些微微發白。

“朕為何不敢見她。”慶帝沉默許久之後，忽然笑了起來，笑聲回蕩在禦書房裏，“當年在澹州海畔，在誠王舊府，朕曾答應她的事情，都已經做到，或將要做到，朕這一生所行所為，不都是她曾經無限次盼望過的事情？”

陳萍萍隻是冷漠地看著他。

慶帝的聲音低沉了下來，冷冷說道：“她要改革，要根治朝堂上的弊端，好，朕都依她，朕改元，改製，推行新政。”

“她說明君要聽得見諫言。所以朕允了都察院風聞議事的權力。”

“她說建立國度內的郵路系統，對於經商民生大有好處，好，朕不惜國帑，用最短的時間建好了遍布國境內地郵路。”

“她說宮裏的宦官可憐又可恨。”慶帝冷漠地看了一眼陳萍萍。“所以朕廢了向各王府國公府派遣太監的慣例，散了宮裏一半的閹貨。並且嚴行禁止宦官幹政。”

“她說國家無商不富，朕便大力扶植商家，派薛清長駐江南，務求不讓朝廷干涉民間商事。”

“她說國家無農不穩，朕便大力興修水利，專設河運總督衙門修繕大江長堤。”

“她說要報紙，朕便辦報紙。”

“她說要花邊，我便繪花邊。”

皇帝越說越快，眼睛越來越亮。到最後竟似有些動情，看著陳萍萍大聲斥道：“她要什麼，朕便做什麼，你，或是你們憑什麼來指責朕！”

陳萍萍笑了，很快意，很怪異地笑了。他望著皇帝陛下輕聲說道：“這一段話說的很熟練，想必除了在澹州海畔，您經常在小樓裏。對著那張畫像自言自語，這究竟是想告慰天上地她，還是想驅除您內心的寒意呢？”

慶帝地麵色微變，然而陳萍萍緩緩坐直了身子，看著他一字一句地說道：

“推行新政。不是把年號改兩下就是新政！改製更不是把兵部改成老軍部。然後又改成樞密院就叫改製。陛下您還記得太學最早叫什麼嗎？您還記不記得有個衙門曾經叫教育院？同文閣？什麼是轉司所？什麼又是提運司？”

“新政不是名字新，就是新政！”陳萍萍尖銳的聲音就像是一根鞭子。辣辣地抽在了皇帝的臉上，“改製不是改個名字就是改製，什麼狗屁新政！讓官員百姓都不知道衙門叫什麼就是新政？你這究竟是在欺騙天下人，還是在欺騙自己？”

“都察院風聞議事？最後怎麼卻成了信陽長公主手裏的一團爛泥？允他們議事無罪？慶曆五年秋天，左都禦史以降，那些穿著褚色官袍的禦史大夫，因為範閑的緣故，慘被廷杖，這...又是誰下的旨意？”

“更不要提什麼郵路系統！這純粹是個笑話，寄封信要一兩銀子，除了官宦子弟外，誰能寄得起？除了養了驛站裏一大批官員的懶親戚之外，這個郵路有什麼用？”

“嚴禁太監幹政？那洪四癢又算是個什麼東西？刺客入宮，牽涉朝事國事，他一個統領太監卻有權主持調查。好，就算他身份特殊，那我來問陛下，姚太監出門，一大批兩三品的官員都要躬身讓路，這又算是什麼？”

“朝廷大力扶持商家？朝廷不干涉民間商事？”陳萍萍地聲音越來越尖厲，鄙夷說道：“明家裏怎麼有這麼多權貴的幹股？如果陛下您不干涉商事，範閑下江南是去做什麼去了？商人...現如今隻不過是朝廷養隻著的一群肥羊罷了。”

“興修水利，保障農事？”陳萍萍笑的愈發的荒腔走板起來，“...嗚嗚，河運總督衙門便是天底下最黑的衙門，老奴多少年前便要查了，但陛下您帝王心術，知道這個衙門裏藏著半個天下的官員瓜葛，你不想動搖朝政，隻好任由他腐壞下去，結果呢？大江崩堤，淹死了多少人？慶曆五六年交地冬天又凍死了多少人？就算是這兩年範閑夫妻二人拚命向裏麵填銀子，可依然隻能維持著。”

“還有那勞甚子報紙，花邊。”陳萍萍的眼角眯了起來，嘲諷地看著慶帝，“她所說的報紙是開啟民智地東西，卻不是內廷裏出的無用狗屎，上麵不應該隻登著我這條老黑狗的故事，而是應該有些別的內容，陛下您認為我說的對不對？”

皇帝地臉色越來越白，白到快要透明起來，根本沒有聽到陳萍萍最後地那句話。

“你或許能說服範閑，能說服自己，這些年來，你為了當年澹州海畔，誠王府裏的事情，在努力做著什麼，在努力地彌補著什麼，實踐著什麼。”陳萍萍刻薄地望著皇帝陛下，“但你說服不了畫像中地她，隻不過如今的她不會說話而已。但陛下你也說服不了我，很不湊巧的是，我現如今還能說話。”

皇帝沉默許久，蒼白的臉色配著他微微發抖的手指，可以想見他的內心深處已經憤怒到了極恨，他緩緩抬起頭，望著陳萍萍冷漠說道：“朕這一生，其實做的最錯的事情，就是當年還是太子的時候，聽她說，朝廷百官需要一個獨立

的衙門進行監督，所以朕不顧眾人反對，上書父皇，強行設立了監察院這個衙門。”

“朕更不應該聽她的，讓你這條怎麼也養不熟的老黑狗，這個渾身尿臊味的閹人，做了監察院的第一任院長。”慶帝的聲音很平靜，平靜之中卻夾雜著無窮的寒意。

陳萍萍沉默許久之後，抬起頭，十分平靜說道：“就連監察院，我這條老黑狗死命看守了數十年的監察院，隻怕也不是她想看見的監察院。”

皇帝聽著這位老跛子幽幽說道：“監察院是監督百官的機構，卻不是如今畸形強大的特務機構，尤其是這個院子本身還是陛下你的院子。”

陳萍萍忽然難看地笑了起來，雙眼直視皇帝的那張臉：“還記得監察院門前那個石碑上寫的是什麼嗎？”

那是一段金光閃閃的大字，永遠閃耀在監察院陰森的方正建築之前，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京都百姓的目光，然而卻永遠沒有人會真的把這些字看的清清楚楚。監察院的官員都背的很清楚，然而他們卻不知道這段話背後所隱藏的意思。

最關鍵的是，當年的那些人或許知道這段話的全文，然而不論是皇帝還是別的人，或許下意識裏都遺忘了這一點。整個天下，隻有陳萍萍以及監察院最早的那些人們一直記得那段話。

“我希望慶國的人民都能成為不羈之民。受到他人虐待時有不屈服之心，受到災惡侵襲時有不受挫折之心，若有不正之事時，不恐懼修正之心，不向豺虎獻媚...”

這是葉輕眉留給監察院的話，然而這段話並沒有說完，後麵還有兩句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，就這樣的湮沒在了曆史的塵埃之中。

陳萍萍漠然地望著皇帝陛下，枯幹的雙唇微微顫動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我希望慶國的國民，每一位都能成為王，都能成為統治被稱為自己這塊領土的...獨一無二的

“陛下，我的王。”陳萍萍的眼光裏帶著一抹灼熱，以及願意為之付出一切的執著。

“監察院...從一開始的時候，就是用來監察你的啊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